

諸位親愛的同學，大家好！我們這幾節課談的是惡報乙十三，「無忌諱惡」，就是不知道收斂，放縱自己的習氣。尤其口業的部分在這段文很多，所以口業很容易犯，要非常謹慎。「言非禮義，謂之自暴也；吾身不能居仁由義，謂之自棄」，所以說話一定要跟禮義相應，絕不能跟兩舌、惡口、妄言、綺語相應。你看接下來這句：

【造作惡語。讒毀平人。】

就這一點，口業四條可能都在其中，包含底下講的「毀人稱直，罵神稱正」，你看都是。尤其真有志氣要當生成就的人，不再造新殃，口業一定要下大功夫。《無量壽經》特別提醒我們，而且身口意把口排前面，用意很深，「善護口業，不譏他過」。『造作惡語，讒毀平人』，是捏造不利人的這些壞話，來造謠毀謗平白無辜的人。《彙編》七百七十四頁說到，人縱使有過，應該「曲為掩護」，就是給他台階下，不忍心人家當場出醜，這是厚道的心態。就像《了凡四訓》講的，「見人過失，且涵容而掩覆之。一則令其可改，一則令其有所顧忌而不敢縱」，總要留給人家改過自新的路，不要當面指責，甚至是毀謗，給人家非常難堪，甚至於搞得人家惱羞成怒，就很不好了。這個都是處世當中應該懂的，「攻人之惡毋太嚴，要思其堪受」，要看人家忍受的程度，點到為止就好。所以要當曲為掩護。

若本來是平白無辜的人，還「編造流言，捏作惡事，以讒毀之」，等於是人家本來沒有這樣，你編了這些謊言去毀謗污辱他，這

個心的狠毒甚過於刀斧虎狼。為什麼？因為人家本來無罪，而你一個人在那裡捏造謠言，其他聽的人又一起附和。我們說好事不出門，壞事傳千里，這種事也不能幹。「見未真，勿輕言」，縱使聽人家的，不能道聽塗說去傳。「又不是我先說的」，只要傳，有副作用了，自身都有責任。為什麼說謠言止於智者？縱使人家真有過，我們也不傳，為什麼？《弟子規》提醒我們，「道人善，即是善，人知之，愈思勉」，人家懂得去效法；「揚人惡，即是惡，疾之甚，禍且作」，帶動都是在揚惡的風氣，有什麼好？況且犯錯的人聽了，更加憤怒，可能招來禍患都很難講，所以人都要冷靜應對處事待人接物。又有人附和，聽的人可能就被影響了、被迷惑了，分辨不了是非。這樣會造成什麼？賢德跟奸詐的人都分不清楚了，是非莫辨。然後因為聽了這些的影響，好人反而被罷黜了，不好的人他可能還去毀謗人，反而被重用了，這個是最不幸的事情、最不吉祥的。孔子說的，「聖人伏匿，愚者擅權」，「釋賢而任不肖」，一個國家，賢德的人不用，沒有德行的人反而被重用，這「國之不祥」；「聖人伏匿，愚者擅權」，這是天下之不吉祥。我們看到國際間也是，見不得人家做好事，運用很多媒體批評侮辱做好事的，讓國際間搞不清楚是非善惡，這是君子最痛心的事情。但是路遙知馬力，日久見人心，這些惡語、讒言終究有塵埃落定的時候，也不用難過，反而我們能堅持我們的良心道德繼續做對。俗話說事事是好事，因為《了凡四訓》也告訴我們，「人之無過咎而橫被惡名者，子孫往往驟發」。人如是，一個團體、一個國家亦如是，只要守得住做人的態度，事事都是好事。

佛教導，「惡口之業，死當墮入刀兵、拔舌地獄」。想到那個情景就很恐怖了，我們稍微咬到舌頭就痛得不得了，更何況是受這種刑罰？而且常常去毀謗別人的人，他當生就要「備受剗宰」，等

於會死得很不好，「及形體殘毀之報」，因為他都是去傷害別人，出乎爾者會反乎爾者。就像前面提到的李斯，他害死自己的師兄弟韓非，最後他跟兒子都被腰斬，你看形體殘毀之報。而當我們讀到這個，佛所教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我們要警覺到，這個口業一出去不到一秒鐘，這麼短，逞一時之快出去了，這一秒鐘；接下來受刀兵拔舌要多久？真搞明白了，誰肯再幹這樣的事？因小果大，真明白，警覺性很高；再來，也會生憐憫心，因為了解這個真相了，面對這些造謠生事毀謗人的人，不只不會跟他生氣，因為知道他未來得下地獄去。「於諸眾生，視若自己」，我們看有什麼善巧方便可以提醒到他醒悟，不要再幹這樣的事。哪怕現在勸不動他，我們最起碼做出一個不批評人的榜樣出來。因為畢竟人都有良知，有時候是一時忍不住，真的有榜樣出現，很可能就會讓人自然生起慚愧心。所以佛門說「為人演說」、「勸進行者」，真的都是從我們的身教開始。所以師長說，請佛住世要先請自己。而且真明白，不會跟人對立，也不會因為人家犯錯自己非常惱怒生氣，憐憫都來不及了。所以我們真正明白因果，真的有大受用，一來警覺性很高，自己有敬畏心；再來，不跟人對立衝突，對人能起憐憫，然後甚至是能夠護念他人、救拔他人的慈悲心。

接著說到，有古詩是這麼講，「讒言慎莫聽，聽之禍殃結」，讒言要謹慎，不可以輕聽輕信，聽了可能災禍就要產生了。接著分析，確實如此，「君聽臣當誅」，國君聽了讒言，可能忠臣就要受到迫害了。這個在歷史當中可不少，現代社會也可能會產生，因為我們後人不警覺，「後人哀之而不鑑之，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」，我們也會犯一樣的問題。「父聽子當決」，父親聽了讒言，跟孩子可能就決裂了。「夫妻聽之離」，聽了讒言，夫婦可能就要分離了。「兄弟聽之別」，兄弟被人家進讒言，可能就要分開了。朋友

聽之就疏遠了，骨肉之間聽之也可能絕交了，都有可能。「堂堂七尺軀」，我們七尺男兒，人身難得，要把天地人三才演好，「莫聽三寸舌」，這舌頭只有三寸，「舌上有龍泉」，龍泉是一把鋒利的劍，「殺人不見血」。所以這五倫關係只要聽了讒言，都會破壞，失和了、決裂了。讒毀的害處到了這個地步，所以聽話怎麼可以不謹慎？都要很冷靜去應對，兼聽則明，偏信則暗。甚至於是面對自己的至親，都是能夠反求諸己。縱使親人對我們有什麼不認可，甚至於是言行上對我們不敬，甚至是害我們，我們都能包容，這樣就能轉變這個緣分，報恩報怨、討債還債這些關係，善緣更增長，惡緣能轉成善緣、轉成法緣。人生都要懂得去轉念、去轉境，不然我們又走什麼路？冤冤相報沒完沒了，有什麼意思？報來報去的，最後彼此都要下三惡道，到了轉生為人，又繼續隨彼此的業力再造業。你說這個看懂的人不再幹傻事了，有什麼意思？我們可以效法舜王的榜樣，你看父親、後母對他這麼惡劣，他還是覺得自己錯，最後真誠就把家人的良心喚醒了，這不是皆大歡喜嗎？而且還給全國一個至孝的榜樣。最後，「舜其大孝也與，德為聖人」，你看孝盡到圓滿，德行成為聖人，「尊為天子」，你看福報現前，「富有四海之內，宗廟饗之，子孫保之」，你看必有餘慶，還福蔭後代。真的吃虧是福，不要計較，逆來順受。別人對不對不是最重要的，我自己要做對。這樣的心境，讒言也產生不了作用。

接著這個讀書人鄭瑄說到，鄭瑄在《彙編》當中有很多段他的教導，感覺對人情事理的分析特別深入、特別細膩。他說，「俗語近於市」，就常說這些比較粗俗的話，就跟一般好像販夫走卒那個氣質相近，那我們不就白讀聖賢書了？所以修行的人也要修出一種修行人的氣質，讀書貴在變化氣質。「纖語近於娼」，就是平常談話都是這種柔細的話，甚至就是那種有點巴結諂媚，這種態度、言

語就讓人家感覺像妓女，就是好像都是去討好這些客人。「諢語近於優」，諢語就是戲弄、開玩笑的話，就讓人家感覺很像那種演戲賣唱的人。而一個讀聖賢書的人，「君子稍一涉此」，就是講話有這種味道，不管是講了俗語（粗俗的話）、纖語、諢語，只要有一些，不只損了自己的威信、威望，而且也是折了自己的福報。所以人每天福報都有加減乘除，而這個口業每天要不幫我們增福，要不就在折損福報。所以這樣的話尚且會折福報，更何況是惡語讒言，那個對自己影響就很不好了。

底下舉了一個例子，就是這個言語對人的影響挺大的。明朝的陳良謨先生就講到，他曾經到公安縣去當官。當時候有一個白教諭，這都屬於教學方面的官員。他進京考試，他的妻子好善，結果就以白教諭的名來給他布施，布施一兩給道姑，然後還「紵絲一丈繡旛」。剛好遇到同事的妻子過他們家訪問，見了這個狀況就很驚駭，就很驚訝的說：「儒家的官員跟道姑往來，這樣危害不小。」其實這個都是亂講話，儒釋道只要是依照經典修行，都是勸善規過，「道並行而不悖」，怎麼會有這種說法？你看亂講，最後造成人家心理很大的負擔。所以我們常常言語也要顧及到，這講了會不會造成人家心裡難受、糾結、睡不著覺，言語造成人家這個結果都有業。言語應該是給人家安定、給人家信心、給人家正向的影響才對。結果白教諭的妻子聽了就很信，以為丈夫當官這條路是不是到此就可能沒戲了，走不通了，所以就耿耿於懷在心裡。結果後來她丈夫真的就沒有考上，他的妻子就很不安心，可能就覺得是自己的過失，太過自責，結果就自己上吊死了。

剛好陳良謨先生他聽到這個事，然後就去問知縣，當地的知縣，就把這個情況了解得很清楚，然後也替白教諭感到很可憐，也很哀憫他的妻子。後來撫院的林二山先生，剛好在討論可能是舉拔官

員的事情，然後就對陳良謨先生說：「白教諭奸淫了人家的妻子，所以他的妻子就傷心，然後就上吊死了。這個白教諭的罪過實在是太嚴重了！」結果陳良謨就趕緊把他了解的實際情況告訴林二山，林公就當下沉思，因為跟他聽來的差異太大了。陳良謨先生也很有閱歷，接著說：「得要去了解了解這話從哪裡聽來的、誰說的？果然是君子，可能還可以參考；假如這個人本身品德就不是很可靠，那可能還要進一步了解清楚。」其實這一段話也是提醒我們每一個人，在聽到一些話的時候，得要先冷靜判斷，這傳話的人、說這話的人可不可靠。俗話說「來說是非者，便是是非人」，真正有涵養的人，他不願意造成人與人之間的不愉快，甚至是衝突，不願意這麼幹的。結果林公思惟了一下，拍桌子說：「是啊是啊，是啊是啊！」他可能有所考慮，這個事得要去確認清楚，不能因為聽了這個，到時候等於誤會了白教諭。

後來白教諭升為國子助教，國子監的助教。他自己，陳良謨先生也轉官到了福建為官，結果又見到林公，在莆（應該是莆田）這個地方。林公就指著鄰居家對陳良謨說：「這一戶人家姓吳，過去做公安訓導，結果讒言毀謗白教諭的就是他，他平時就心術不善，我那個話就是聽他講的。幸好因為你提醒我，我才有所領悟。」而這一個吳姓人，他後來升到萍鄉教諭，也是被同僚所讒言，後來這個官就做不成了。所以他講人家讒言，最後他也被人家講。沒官做了，就回家了，剛好過鄱陽湖，連坐的船都翻覆，可能帶的這些衣物、財物都泡湯了，僅留了一條命，而且現在很潦倒。這是一個事例，所以我們不能「造作惡語，讒毀平人」。俗話又說了，「好談閨門，及談人種種短者，必至鬼神所怒」，鬼神最討厭人家談論這種閨門男女之事，還有人家的是非短長。這樣的惡行，不是有奇禍，也會特別的窮。所以我們冷靜，這個個案，這一位吳訓導他讒言

玷污清白的人，你看他的報應就很不好了。所以我們說，「聽言之法，惟在察其進言之人，抑亦明矣」。

所以這裡不只是提醒我們不能去造這樣的惡，而且聽話也要冷靜，要有智慧去洞察這個講話的人可不可靠，這樣才不至於被誤導。所以《論語》說的，聽其言要觀其行才行。接著我們看：

【毀人稱直。罵神稱正。】

是毀壞別人的名譽和人格，污罵神明，自以為公正。這樣的行為讓人家覺得是太放肆、太放縱自己了，而且是太狠心了，對人對神有恭敬，也不會有這樣的行為出來。接著《彙編》講，七百七十八頁說，「士君子立身行己，要當行其在我者」，士君子立身處世，應該都是要很好的自我要求、警惕，言要忠信，行要篤敬。「必使正直無邪，斯為直矣」，自己正直無邪，這樣才是直。所以我們看這個直，有正直、直心。「或身未能直」，自己本身修養就不正直了，「而但以毀人為直」，自己本身言行不正直，反而變成毀謗人，還來突顯自己是正直，這樣的存心是良心已喪，怎麼可以說是直？而且正直的人，他的心一定是忠厚，「當言即言，使人知改」，因為他希望能利益對方。而在勸人的時候，「要在誠有餘而言不足，所謂直也」，這樣才是真正直。友直、友諒、友多聞，這個直就能善相勸，德皆建。但是勸導朋友，最重要是很真誠，真誠心也就是直心，真誠有餘，但是言語不會很衝，不會講得讓人家很厭煩，他是點到為止，所以言不足，這樣才是直。而毀謗人的人，他明明就是侮辱人，然後等於是發洩自己的怒氣，在借題發揮，但是這樣的行為，他卻說他自己是正直。那這個不是讓人家覺得很不能忍受嗎？讓人很痛恨。這樣的行為讓人家真的接受不了，甚至於會讓人氣到睡都睡不著覺。讓人睡不著覺，最後自己也睡不著覺。老子也提醒，「聰明深察」，有聰明才智，而且能深入觀察一些人事

。但是他聰明深察，卻讓自己接近（就是陷入）死亡、死地。就是聰明深察，結果他反而是愈走，走向沒有福報，甚至是要災難臨頭、短命了。怎麼會這樣？因為他「好譏議人者也」。因為他這個聰明深察用到哪？用到去譏笑、去諷刺議論人上去了，那就吃大虧了。我們歷史當中也看到人講話也很刻薄，結果激怒君王或者領導，就被殺了。

所以二程中伊川先生程頤說了，「君子於人」，君子處世待人，「當於有過中求無過，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。而責己當反是」，這個講得特別明人情事理。你看這裡提到，對待他人，應該在人家有過處求無過的意思就是，都能包容他人，不跟人家計較，不應該人家沒有過，還去挑人家的毛病，這樣苛刻了。一個是能容人，一個是苛責於人，這是顛倒了。所以處世時時都要守忠恕之道，有過中求無過，這是恕道，寬恕別人；而責己當反是，假如是反省自己，那應該是要從無過中求有過，這是嚴以律己。所以《格言別錄》，弘一大師很用心，知道我們末世這個時代的人，不是在大家庭裡面鍛鍊，對於這些人情事理比較沒有鍛鍊，比較不敏銳，他挑了這些重點提醒我們。古人面對這些待人處事的境界，心是非常細膩的，懂得去護好自己的修養，也懂得跟人家能夠和睦相處，以和為貴。尤其家庭團體，家和萬事才能興，和氣才能生財。《格言別錄》談的跟伊川先生是相同。

他進一步分析出為什麼要這樣做，「持己當從無過中求有過」，對待自己，好像沒有過，可是可以更嚴格去反省、觀察，是不是還有可以提升的部分。「非獨進德」，這樣的一個態度不只是提升自己的德行，「亦且免患」，免掉災禍。為什麼？因為我們沒有過，我們態度就覺得我們還不夠、還不足，這樣人家會覺得我們不會洋洋自得，我們還會反省，這是謙德，謙卦六爻皆吉，就不會有禍



。可是我們無過，自己也覺得我都沒什麼過失，對自己來講，慢慢慢慢這種自我的警覺性會弱下去，自我警覺性一弱，會不會做錯事？這種謙退不足，會不會讓人家看了不舒服，進而借題來找我們麻煩？所以能夠無過中求自己的過，真的可以免禍患。這個事物的發展，我們都要敏銳能夠去感受到。所以往往處世當中，尤其做領導的人，不只要自己無過中求有過，甚至是團體下屬犯了過，「萬方有罪，罪在朕躬」，我自己沒把他帶好、沒把他教好，都要有這樣的心境。不能是過都推給別人，這樣一定不得人心，甚至會讓人產生怨恨，這就可能種下禍根。所以他這個免禍患，確實是有道理的。

「待人」，對待他人，「當於有過中求無過，非但存厚」，不只是存厚道之心，「亦且解怨」。人有可能過去生，甚至於是這一生，無意，沒有惡意，但是卻跟人結了怨，可是當我們跟人相處，本來他跟你有一點不愉快，可是他有過的時候你都是包容，慢慢慢慢前世或者今生的怨就解掉了。這些都是如何應對進退。所以我們能有這樣的心境，有過中求無過，那就不可能去詆毀他人。接著感嘆，「世間之人，口業無窮」，太多太多了，所以「太上再三嚴戒」，整個《太上感應篇》對於口業不斷的提醒。

下面講到明朝的侍郎王偉，他是當時的少保于謙推薦他的，等於對他有知遇之恩。後來于公犯了點過錯，他卻密奏皇上來講他的過錯，然後來突顯他自己很正直，這裡說「以沽直名」，他這個行為叫沽名釣譽。而當時的明景帝其實是非常信任于謙的，然後就把于謙召進來，就把王偉寫的密奏給他看，于謙自己也叩頭認罪。皇帝就說：「我是很了解你的。」就是也是很信任他，然後叫他不要太難過、不要太遺憾。後來于謙見完皇上出來，王偉自己可能也心虛，做了這個違背良心的事也心虛，就過來問他：「皇上是跟

你講什麼事？」于公就不講話。王偉又接著繼續問，結果于謙就笑著說：「老夫有什麼不是處，有什麼不對的地方，你可以當面勸我。你當面勸我，我未必不接受，未必不會去改。你怎麼忍心這麼做（就是背後參我一本）？」就把皇上給他的奏摺給王偉看。結果王偉自己就很慚愧、很不安、很恐懼，好像無地自容。這個都是比較不光明磊落。于公確實有修養，于謙是笑著跟他講，看他這麼難受，還笑著安慰他，這個度量大。但是王偉這麼做，這個事我看知道的讀書人，就不願意跟他做朋友了，就覺得他，我們說太卑鄙，還自以為去毀謗人來贏得自己的直名，這是『毀人稱直』。

接著還有講到元朝的楊鐵崖，他的威望也是很大，但是畢竟有時候威望是福報，而且人修行還沒有證果以前，都還是會進進退退，會退轉，甚至於有時候習氣也會冒出來。他剛好到臨江這個地方，有一個王節婦祠，這個祠堂也是在表彰這一位婦女的節氣。結果這個楊先生他就題詩，寫了個詩，但是這個詩裡面對王節婦有輕慢在，不恭敬。他寫了這首詩以後，他後來都沒有兒子。他夢到一個婦女告訴他，你所作的這個王節婦的詩，雖不能損節婦之名，但是你的處心（你的存心）刻薄，所以上天絕你的後代，讓你沒有子嗣。這個楊先生就悔悟了，又另外作了一首詩，這個詩就是有讚歎人家的節氣。後來又夢到這個婦人說：「汝既悔過，你會有兒子了。」後來果然生了一個兒子。所以楊鐵崖先生因為這件事，可能感悟也比較深，進一步修行，證到了仙果，升天為仙。這個是不只不能毀人，以至於已經去世的人，我們都要尊重恭敬，不能有絲毫詆毀、輕慢、刻薄之處。

下面講到「聰明正直之謂神」，要聰明正直這樣的德行才能有做神的果報，成為人供奉的神明，那是要有德行才行。「君子所當敬畏」，應該敬畏神。但是卻有沒有忌憚的，就很放縱、肆無忌憚

的小人，自己認為自己正直無邪，「可以屈服鬼神」，好像他比鬼神更有德望、更有修養。不知道他的心術細微之處，鬼神早已經看得清清楚楚，其實只是自取其辱、自掘墳墓而已。所以人自己傲慢、瞋恚起來了，就蒙蔽自己的良知、理智了，才會做出這種『罵神稱正』的行為，都有這種狂妄的習性透出來了，所以叫「無忌憚之小人」。這個小人不單是說指沒有地位的人，沒有地位有時候人家有修養；有時候你位置很高，但是這些習氣重，那也是小人。

舉了一個例子，後魏（這是魏晉南北朝，北朝後魏）的崔浩，他事奉魏太祖，結果他得到的寵愛是特別的隆重，而且官當到司徒，這個都是屬於部長級的。他本來的福報很大，沒那個福報怎麼當到司徒？結果以修歷史，但是變成去揚國惡，被判死刑了。而他有這樣的果報，因為他之前先做了什麼事？他詆毀佛法。他的妻子郭氏非常敬重佛經，結果他很生氣，把這佛經都給它焚燒掉，焚燒完的這個灰他還把它扔廁所裡面去。這個對佛經一點都不尊重。我們要了解，經是佛母，諸佛從哪裡來？從明白佛經的道理，依教奉行成佛。所以經是很尊貴的，《金剛經》說，「若是經典所在之處，則為有佛，若尊重弟子」，佛經是住世三寶，要恭敬。但是你看他這麼肆無忌憚的去對待佛經，他造這個惡就大了。後來他被判死刑，先關在牢裡。他在牢裡的時候，這些監獄裡面的兵士，居然在他身上便溺，這是給他很大的屈辱。可是我們想一想，有這個果一定有因，因為他把佛經燒完了，還扔到廁所裡。結果你看他果報，在監獄裡面，他本身是在部長級的位置，我們說宰輔之位，這麼高的官位，最後到監獄裡面被人家侮辱，之後是被處死。在歷史當中，可能他是最慘烈的。因為畢竟你做過這麼大的官，到了監獄裡應該也要多少念點情面，可是你看他居然被侮辱到這個分上，主要還是他污辱、褻瀆佛經。所以這裡講「罵神稱正」的罪業是很重的，你

罵佛菩薩、罵神明，還覺得自己做得很對。其實這個心已經偏頗得很厲害，自己都不知回頭，這個最重要的還是狂妄自大。

下一個例子講到江蘇鎮江有一個糕餅店的于姓人家，他最小的孩子生了痘，應該像水痘，就死了。結果于姓人家就寫了一首詩詞，要向城隍告痘神。因為這個瘟疫或者是什麼疾病死，這個也都有掌管的神明。所以天地之間都是有鬼神在負責，連瘟疫、連痘，痘神都有，瘟疫也有疫神，山川草木，這個叫器世間的神明，是存在的。他太太拿了這個算是疏文，就拿到灶下焚燒了。結果夜裡就有鬼卒把這個于姓人家，他也算糕餅店的老闆，這個于老闆，鬼神把他帶去了。結果去見城隍，城隍就說：「灶神爺說，你們家寫了個狀詞告痘神。你這麼幹該當何罪？」結果于老闆說：「痘神跟我要祭品（就是要求祭祀），沒有得逞，後來讓我的兒子就這麼死了。」沒多久，把這個痘神找來了，他說：「你的兒子命裡本來就應當死的，跟小神有什麼關聯？」痘神跟他對質。結果城隍就判斷，確實是他誣告了，所以「姑念你是小民無知，送楊知縣責罰你二十大板，生病一個月」。他這個是在夢中到了陰間去，這是城隍給他的判決。這時候楊蜀亭剛好在丹徒這個地方當官，楊知縣。「明日於門首弔闖」，就是這個于老闆在他家門前弄了個小門，剛好去弄破了楊知縣的官傘，結果就責罰他二十大板，打完之後，他在床上病了一個 month 才好。

所以鬼神跟王法固相輔而行，都是配合在一起的，「故得罪鬼神，往往身犯王法云」。你得罪了鬼神，很可能受報是被世間的罪罰所判定，是有這個說法。其實上一個例子也是，他對佛經這麼無禮，最後也因為犯法被誅殺了。所以鬼神王法都是相輔而行。假如能明白這個道理，當然真有遇到一些官司、倒霉事，我們覺得倒霉，但是很可能是我們自己前面對鬼神不敬，或者自己的心造了罪業

，才會招感刑罰，都應當反省、懺悔。懺悔的話，往往能夠消除自己的罪業，可能這個罪報能減輕。

我們看到這幾句，「造作惡語，讒毀平人，毀人稱直，罵神稱正」，覺得這些行為也太放肆了。而從細微處去看，只要我們見人過的這個習性沒有調伏，那別人的過，尤其是親戚朋友的過又放在心上，遇到一些緣，別人在談論，因為自己有見過，會不會應和？那就有可能，這些批評的話，就被這個緣給調出來了。甚至於我們內心對父母有怨、對親戚朋友有怨，都有可能在一些因緣促使之下去批評自己的至親。家醜是不可外揚，但是我們因為有見過了，就會有這些行為出來。只要我們還見父母過，請問我們能不見善知識的過嗎？師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礎，我們對父母有怨，甚至我們對父母有疑，我們會不會怨老師、懷疑老師？再推演開來，佛菩薩、祖師大德是老師，那我們會不會怨、會不會疑？真正遇到不如意事了，會不會怨、會不會疑佛菩薩、善知識？

所以這些惡行的根源，我們還得斬草除根，就是真正以一個至誠的孝心來對待父母，真誠的心來友愛兄弟。所以「孝弟也者，其為仁之本與」，他在家孝悌，出來就能尊重老師，恭敬領導、長者。「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，謂之悖德；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，謂之悖禮」，所以前面講到，有一個讀書人，他對待父母是有腹誹的現象，人家還覺得他是孝子，但是他內心在怨父母。所以我們假如都是放父母親友的恩德在心中，都不放他們的過失，我們才不會去批評、去抱怨。所以得要念恩忘怨，才能不造這些口業。我們現在不是從小學傳統文化、學正法，從小也自我為中心的話，那一不合己意了，這個埋怨、瞋恚就容易起來，就變成念怨忘恩。所以我們學《太上感應篇》，得從心地根源處做一個比較大的轉變，才能不犯這些過失。不然縱使沒有大惡，很可能這些輕微的、小的還是常常

犯，但是輕微、小的不自覺，慢慢也會變大。所以學如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，不從理上、心上改，其實也很難進步。下一句：

【棄順效逆。】

前面也提到「向背乖宜」，下一句：

【背親向疏。】

這些行為都是違反人性，其實都是被習性、人欲障礙住了。『棄順效逆』是離棄順天理的人、事，然後去效法逆天理的人或者事。我們看周朝的衛國大臣石碣他就說了：「君義、臣行，父慈、子孝，兄愛、弟敬，六順也」，其實這個順就是順著性德、順著明德。表現在這些倫常，君有仁義，臣有品行、操守，父親慈愛，兒女孝順，兄姐愛護弟弟妹妹，弟弟妹妹恭敬兄姐，這是六順。「賤妨貴」，就是地位低的去妨害尊貴的人；「少凌長」，年少的人去欺凌長者，這個都很放肆；「遠間親」，比較遠的親友去離間親近的親友；「新間舊」，新的親友去離間舊的親友；「小加大」，小的加害大的；「淫破義」，淫穢去破壞道義的、正義的，這個就是六逆。這樣的行為都是造重的罪業，違背天理人心，所以「棄順效逆」，快速招感禍患。《書經》又說，「惠迪吉」，我們都是依循正道來走就吉祥，「從逆凶」，你跟著逆天理的路走，當然會招來凶禍。又說，「順天者昌，逆天者亡。順則為忠為孝、為聖為賢，逆則為狂為暴、為變為賊」，這樣的心境、這樣的意念，只是一念之間，但是禍福是天壤之別，怎麼可以不謹慎？所以說到根本處是一個心念，可是這個心念是跟著順還是逆，結果是天壤之別的。接下來也舉了個例子，這個都是為非作歹，最後這個結果也是很慘烈的。這一段教誨也是提醒我們，時時都要在這些倫常關係當中遵循經教的教誨來做。

下一個，『背親向疏』，就是背離或者背叛至親骨肉，反而向

外人獻殷勤。七百八十三頁說到，「背親向疏」不只是一方面的，延伸開來講，哪些都算？「如瞞背父母，私託婦家」，事情瞞著父母，反而都是找太太娘家那邊商量。然後對待父母的這些親戚很平常，但是對待妻子那邊的親戚很豐厚、很熱情，那不是對同族的人變冷淡了嗎？其實這些行為，一來可能都有那種討好，不是義是利，都是這種愛欲起作用。當然，假如是當太太的人看到先生這樣，應該是要提醒他的偏頗，可不能又是愛欲起作用，還在那裡覺得很得意、很高興。再舉一個例子，「兄弟錙銖必較」，跟兄弟一文一錢都要計較得清楚，「而處朋友外人獨慷慨」，反而對朋友、外人很慷慨。「不顧本族貧寒」，本族的這些疾苦他不去問，反而「冒認他宗」，反而是很照顧自己親族以外的，甚至是去認人家做父母、做祖先，這個都是很偏頗的。所以這裡提到，「凡薄其所當厚，厚其所當薄者」，都算是背親向疏。

當然我們傳統教導我們的，愛的次第應該是「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」，首先是親愛自己的親族，再延伸推己及人。哪有說自己的親族、父母、家人不愛護去愛別人？這個是違背常理。每一個人都懂得親愛自己的父母兄弟，大家都起而效法，這個家跟社會就安定。你自己父母都不照顧，然後要去照顧別人，這個要不討好、要不沽名釣譽，都不正常。所以孟子說，「道在邇而求諸遠，事在易而求諸難。人人親其親、長其長，而天下平」，每個人都孝敬他的父母，友愛他的兄弟姐妹，每一個人都這麼做，整個社會就是這個風氣，那每個家不就好了？每個家都好了，哪有社會不好、國家不好？不可能。所以不能顛倒，縱使是弘揚文化，也一定先要敦倫常本分，不能表錯法。孔子就講了，「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，謂之悖德；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，謂之悖禮。」「今背親而向疏，非因恩怨徇私，即從炎涼起見，悖德悖禮甚矣！此根本重罪，報必甚焉

」，這個都是違背人性，他的果報都是很嚴重的。會有這樣的行為，往往都是因為這種恩怨。所以沒有念恩，反而記怨，這麼多恩德我們沒放心上，一件小事就耿耿於懷，那就循了自己的好惡。甚至於不念恩德，循著自己的愛欲、私心，愛妻子就忘了父母的恩，貪圖妻子那邊的權貴、名利，那就會背親向疏了。所以整個社會風氣假如都是這種好名好利，都是自我中心，而不念及恩義、情義，這風氣就會偏頗了。所以我們要引以為戒，決定不能犯這樣的過錯，因為現在這種現象在社會當中確實是不少，甚至於是比例還滿高的。人不學不知道、不知義，還得我們用身教、言教來扭轉偏頗的風氣，所以「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」。

這裡就提到周聰這個人，怎麼考都考不上舉人，他自己就到譙郡，拜都吏周吉做父親，然後都跟周吉的孩子為伍，就等於好像變他們家的人。結果過了一年，他得了舉人。他是去攀關係，之後就根本不回家了。他的父親寫詩責問他、責備他，他自己慚愧而死。其實他也挺可憐的，命裡有時終須有，幹嘛去做出這種認別人做父親，反而都不認自己的父母、親人？這個會讓人覺得看不下去。所以不要去做這種諂媚巴結的行為出來，命由我作，福自己求。所以人不知命，往往為了名利做出一些違背天性的事情，甚至就隨順社會風氣去追名逐利了。下一句：

【指天地以證鄙懷。引神明而鑑猥事。】

『指天地以證鄙懷』，是自己存心不良，反叫天地作證。「鄙」是粗鄙、卑鄙的一個心境，反而叫天地來作證；然後做了污穢的事，請神明來見證、照察，這個都是很不敬。所以《彙編》七百八十五頁說，「天地無私，神明正直」，都是「順吉逆凶，其應如響」，他們都是無私的，不是說你給他祭品好一點他就偏私你。所以這是神明之德，我們應該恭敬小心的來事奉。以這樣的態度，還怕



因不敬獲罪，更何況還做出「指天地以證鄙懷，引神明而鑑猥事」的行為？這個就是不敬到了很嚴重的地步了，這是褻瀆神明。天地神明焉有助人為惡的道理？所以自己不好的心境、不好的行為，把天地神明都拖下來，這個是自取災禍，而且這個災禍會來得很快。

張中，他們一家「乖氣萃於一門」，家裡那種暴戾之氣很嚴重。「父子兄弟」，還有婆婆跟媳婦，然後這些媳婦跟媳婦妯娌之間，常常有這種爭吵、衝突。而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，他們還常常「呼天地、指神明」，然後來表示自己正直無辜。「及析箸之日」，指的是他要分財產的時候，這種紛爭愈來愈嚴重，他們就彼此互相都是祭祀神明，然後還要詛咒對方。因為這麼做，他們家整個很多這些鬼、妖的事件就很頻繁，這個家裡面磁場很不好，因為他這種心念招感來的可能都是一些惡鬼惡神。結果就「疾病屢作」，他家裡的人很多都得病，可能是接二連三的都生病了。結果幾年之中「死喪殆盡」，就死到全家都沒有活的，因為這積累的惡太嚴重了。

明蓮池大師說到，「世俗許願，如求子、求壽、求解危、求功名、求財祿等事，不可告許宰殺牲牢之願。此名惡願，有孽無功」，這是造罪孽，沒有功。「乃至許袍許旛、許造殿堂、許置供器，只宜以莊嚴像教，普願眾生攝心敬畏為心，不可有意求福。蓋大悲平等名佛，正直不偏名神。若人但只私心求福，天地鬼神，豈有因賄降祥之理？」所以這一段也是蓮池大師慈悲，在點醒世間的人。確實是「禍福無門，惟人自召」，要用對心，不要變成去諂媚巴結神明，然後也不能去發這種惡的願，而且發這種惡的願，其實也是不恭敬佛菩薩、鬼神。大師進一步講，「據理而論」，我們深入義理來思惟，「惟在自盡己心，廣行眾善，忠孝友悌，憐貧愛老，救災濟苦，戒殺放生。種種陰鷲，種種方便，隨分所能，盡力行之」，我們隨著遇到的事情，都能發善心去盡我們的心力。「善功所感

，自然降福」，這都是水到渠成的福報。「若不為善，但生祈願覬望，便是鄙懷猥事，褻瀆神明矣。普告世人，當篤信此言」。

所以蓮池大師這一段話也是要破除迷信，等於是求福都要如理如法去求。剛剛祖師這一段話就是教導我們，怎麼樣作善來感得福報，講得非常清楚，讓人不要再用錯誤、迷信的心態來求福報，假如是這樣的行為，也算是鄙懷、猥事，褻瀆神明。為什麼叫鄙懷？因為自己都是自私自利的心，然後也不去作善，就這樣來求福報，這個是不是也有諂媚巴結？那這不就是褻瀆神明了嗎？所以這一段開解，我們也得有機會跟大眾說明白，不然不明事理做出來，讓沒有學佛、沒有接觸聖賢經典的人，反而覺得我們怎麼都搞迷信了？這個不只是褻瀆神明，還誤導社會大眾，這個也是有我們一分責任在裡面的。從這裡我們也得深明事理，不能隨順自己這些錯誤的認知來做事。

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這裡，謝謝。阿彌陀佛！